

◎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

从苏北飘到苏南的房子

□ 王 晓

老家在苏北。40年前，我5岁，弟两岁。记忆里，我们家第一次修房子，由时年25岁的父亲撑门立户，照应一切。

爷爷肩不挑担，手不扶犁，唱唱淮剧，写写账本，在农村，这样郎不郎秀不秀的，不饿死，已属万幸。奶奶出嫁前一直在无锡城里帮佣，做家务细致入微，农活不行。嫁人返乡后，粗通文墨，学做接生婆，一个庄上人家，生养都找她，回报一条毛巾、两个鸡蛋，派不了大用场。

父强则子弱，父弱则子强。父亲十四五岁就跟着叔伯上工出力领成人工分了。25岁那年，决心将芦苇棒扎棍凑合的房子推倒，重建时髦的“两截头”：下半截砖头，上半截土坯，新鲜的麦秸苫顶，干净、漂亮。邻居们羡慕得不行，都说王大炮家翻身了。王大炮就是我爷爷，因心思简单，说话直接，不顾及人情，乡人冠以大炮。家族男丁不兴，爷爷早年丧父，爷爷寡居的母亲把独苗儿子疼成这模样，振兴家庭的责任就落到了父亲身上。父亲第一次建房，建的是家族的声望。

等我上了初三，家里又有了一次翻建房屋的机会。这回的记忆比上次要丰富清晰得多。父母根本没把我中考、弟弟要小升初当回事，他们按照家庭计划稳步开工。沙子、水泥这些当地不生产的建筑材料，早早从外地货船上购买，几年工夫慢慢积攒，堆在家前屋后。建房用得最多的青砖，是父母不分日夜自己在村西土窑攒坯烧制的。那些年，父母是黑人，都是酷暑，别人在家睡觉，父母在坯场，抱一团泥攥到模子里，拉平、脱模，码放整齐，等吹干后，再送到窑里烧。房梁、椽子，都是父母栽的树。多少年燕子衔泥，我们对这些印象不深，只晓得大概，建房日子里，家里伙食好，倒是记得真切。

每天放学回家，老远就闻到菜香，热火朝

天的干活场面一映衬，喜事的气氛就出来了。母亲让厨房帮工先盛些饭菜，让我们吃了去学校，别在家碍手脚。红烧肉颤颤有，大锅、柴火、五花，油汪汪，香喷喷，吃不厌，卤汁泡饭，那饭到嘴即到肚。还有三鲜糊，类似河南的胡辣汤，又有所不同，苏北特色菜，味道清爽鲜美，离开家乡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吃到过，常常思念。还有大肉圆，我们叫坨子，隔三五做给大小工吃。母亲的手艺，受她娘家盐城地域的影响，喜欢揣点糯米饭在里面，油炸，我一口气能吃十来个。

父母建房的辛苦，我们真没感觉到。有的只是欢喜。他们积攒材料时的欢喜感染我们，建房时好吃好喝的诱惑我们。很快，三间大瓦房竖起来了，堂屋七扇玻璃门，顶上椽子拉旺旺砖，只花了8000多块钱，主要是瓦木工的工钱和少量材料费。新房带给全家，特别是爷爷奶奶的自豪显而易见，人前说话声音都高一点。

转眼弟弟成家了，小夫妻俩到苏州打拼，三五年后，买了个5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房子，当时花了四十几万，父亲倾其所有凑了两万给他们，觉得缺口不会太大了。弟弟没有告诉父亲房子的实价，否则他们要认为苏州人欺生，骗外地孩子钱。城市居，大不易！年轻人有的是好奇，有足够的勇气去打拼，渐行渐老的父亲跟不上形势，但心里明白，孩子们在异地他乡要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

弟弟的大宝二宝相继出生，一直待在苏北，从未出过远门的父母亲顺当理派到苏州去帮衬，母亲接送孩子、做家务，父亲一个人打了两份工，补贴家用，日子倒也和和顺顺。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，50多平方米的小屋已经容不下一家6口人了，孩子们需要单独的空间，需要安静的学习氛围，弟弟和弟媳妇齐心协力勤扒苦做，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。眼瞅着苏



乡野人家 李平凡

州房价不断攀升，我也替他们急。

就在上个月，弟弟的换房事宜终于落地，比较了无数个房子后，在现在住的同一小区，看中了一个楼中楼，位置适宜，价格合理，空间能满足一大家子。父亲把苏北老家的房子卖了5万，还有这几年打工攒的钱，一子儿不落全贡献出来，一共12万元。这回，他晓得新换的大房子的总价是200多万，他不再去想那个缺口到底有多大，他把这副担子传递到弟弟肩上。他也在心里认了苏州，在这里陪着孙辈成长为新苏州人。我回娘家，一路往北变成一路往南。

40年时间，4次建房换房的经历，从两截头砖头土坯房，到花费几千元建的大瓦房，再到凑了几万元不能落户的小面积房，还有这处几百万元的楼中楼，父亲带着他的子孙血脉一一经历。从苏北飘到苏南的房子，是40年改革开放在父亲和弟弟这样的农民工身上的缩影。父亲和弟弟是幸运的，在那里，他们有身份呢——苏州新市民。

一条宽阔的谷地间，曾经有一条河流过，如今一群羊恰似河的洪峰滚出山间，向远处四散而去。

一切都是晴朗的光照，数丈宽的河道蜿蜒，无水。下游一位年长的老汉说：“往山里走是它的源头，公家人叫它沁河源。走到我的脸前头我们喊它秋水河，因为从前的秋天雨水多时它的声音大便有了这个别名。”

古人誉之为“沁水秋声”。

这条让“邻省屡丰收”南北贯穿晋东南的沁河，发源于山西沁源县的霍山，郭道镇以上为上游，郭道镇以下经沁源、安泽、沁水、阳城等地进入河南境，在河南沁阳接纳丹河后转向正东，在武陟附近汇入黄河。全长456公里，流域面积1.29万平方公里。

沁河下游平原有关润灌区，隋、唐时已开渠引灌。隋为通济渠，唐改为广济渠。元（1261年）开浚的广济渠引沁水灌溉济源、沁阳、孟县、温县、武陟5县民田3000余顷，后20余年淤废，1329年左右修复，今济源、沁阳等县的广济河就是当年广济渠故道。

沁河古称沁水，也称少水，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：“齐侯遂伐晋，取朝歌。为二队，入孟门，登太行。张武军于炎庭，戍郟郟，封少水。”

文中的少水即沁河，当指沁水县端氏镇附近河段。

端氏附近河段有西城村，是沁河岸边一个小村庄。2000年时，村庄里有几十户人家，2012年的夏天人口少到只有十几户。老人说，人只能活三代。长记性的人实在是少，除非自己的祖宗入了文字。

西城村的人不知道西城村的历史，西城村的历史关乎中国古代社会进程的记忆，它是沁水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文化中心。

西城村是晋国最后的国都。从三家分晋始，最早的县治是西城村的端氏聚，历春秋、战国、秦汉、魏晋、北朝。隋代端氏、沁水二县并置，沁水县移至今日之县城。

西城村，这个名字很容易叫人猜想出答案：城西边的村子。会想到它是端氏人聚居之地，走到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见到端氏人了。

在远古，端和氏本是两回事，姓起源于女系，氏起源于男系。《通志·姓氏略序》中记载：“三代之前，姓氏分而为二，男子称氏，夫人称姓。”秦汉以后，姓与氏始统称为姓氏。清代顾炎武《日知录·氏族》记，“姓氏之称，自太史公（司马迁）始混而为一。”

端氏聚的地名到现在已经无法考证，所有人只知道沁水县有端氏，没有人知道有端氏聚的地方。把端氏聚改成西城村，既没有内容又没有历史，无非是城西的一个村庄而已。

不能简单怨西城村人不知道自己的过去，着实寻着村名找不出结果。

历史对于端氏聚有幸，幸在与名人有缘，与政治有缘。一条大河为一介书生的姓氏而浩浩而激昂，姓氏与土地的结缘使得这块土地在历史中有福了。

明代吴宽《家藏集》卷五七《端友传》中有：“端友，盖春秋时卫人，端木叔之裔。端木叔好游，庄周称其雄山川险阻无所不之者也，曾南游过五岭至端州曰：‘此吾姓也。’止之，遂去木称端。”

端氏之姓由端木叔改之，端木叔为端木赐后裔，与端友应当为战国时人。端木赐子贡为春秋卫国人。春秋时期，端木家族中可能有一支迁入山西沁河岸边，因为喜欢，所以入定。

走到此处，杨柳晚照的亮隙间，眼中有水，胸中有山，无怪乎端木叔要为他的先祖感叹了。端木叔的先祖，唐人林宝《元和姓纂》记载：孔子弟子端木赐，字子贡。子贡后人以赐字为氏而为贡姓，所以端木氏与贡姓实为同姓，后人改称端木氏为端氏。

卫地子贡，其子孙迁居沁水后，便称迁居之地为端木聚。

端木赐子贡是谁？是孔子72高足之一，善言辞，在鲁国、卫国做过官。春秋时齐国曾攻打鲁国，子贡游说齐、吴、越、晋诸国，促使吴国伐齐，并大败齐师，保住鲁国，子贡由此曾到过晋国。晋国先后建都于今山西翼城、曲沃，子贡由鲁国人晋，无论是去山西的翼城还是山西的曲沃，一条沁水都是他濯足的地方。子贡又善货殖经商，是孔门最富有的弟子。

子贡遇过的最清澈的河是沁河，依傍着婆娑的树影，静立在流动的水边。他驻足停留，一个生意人和一个学问者的满足，层叠的杨花柳絮，望过去，像一幅中国山水画的墨晕染开，风水由此展开。

到过沁水县郑庄西城村的人会发现，从地势上看，西城村与河头村最初是连在一起的，只有连在一起才能看出历史上一个侯国国都的规模。

那么，是什么坏了曾经完整的一

□ 葛水平

村庄



山村晴雪 吴冠中

村庄的风水？

当卫地端木氏之一支迁居西城之地，以居地而名为端氏聚时，端氏聚隶属晋国。魏韩赵三家分晋时，迁晋君于端氏聚，西城成为晋国最后的国都。战国时，沁水县归属韩国，继而赵国又夺去晋君食邑之地，沁水又归属了赵国。

长平之战秦国灭赵，沁水又归属秦国河东郡。到了汉武帝时，湿成侯刘忠封到端氏聚，建立了端氏侯国，历西汉二百年；光武帝刘秀推翻王莽新朝后，恢复了刘氏天下，又封端氏聚为族兄成侯刘顺之子刘遵的食邑之地。也就是说，端氏聚在汉代因汉武帝实施“推恩令”，分封同姓诸侯王子孙，端氏聚“荣升”为一个小小的端氏侯国，直到成侯刘顺之子刘遵，端氏聚一直作为侯国之国都，也一直是这方土地上的政治文化中心。

来看西城村的风水，西北背靠紫金山，东临沁河，县河由西而东流，汇入南下沁河，冲积出一块三面山峰环拱、一面临水之高平之地，端氏聚就在高平之上，依山傍水，一方形胜，属风水之地。

端氏姓入住也罢，封为侯国也罢，古人对自已的居住不敢有丝毫轻率。沧海桑田总要被历史车轮碾过，县河水连年暴涨，不断冲刷崖岸，不断战乱，不断砍伐。一座小小的侯国，被风被水冲分为二。

历史出了许多谜，我们却不是解谜的人。

冲刷之故和历史变迁导致了地貌风脉散尽。曾为晋国国都、汉代侯国国都，曾为近千年沁水县政治文化中心的西城端氏聚，失去了旧日的辉煌与威严，只好随着沁河的东流消散。

不知道明代之前可有端木氏后人来此寻祖？应该说是汉代之前还有端木氏一支，他们的衰落又因为什么？

清代雍正年泽州知府朱耒来到沁水，很想知道晋国的子孙生活得如何，到处查找找不到晋国子孙。他很伤感地作《端氏城怀古》诗云：

言寻鹿路转林腰，
深喜居民未寂寥。
百折溪泉收嫩堰，
一犁寒雨立疏苗。
山遮岭北峰尤峻，
水曝村南势渐骄。
城郭已开分昔日，
教人何处问椒聊。

椒聊指花椒子。

朱耒问的是如今的沁水县的端氏镇，端氏聚在汉代时就已消失，村庄的名字流落到离西城村数十里的沁河岸边，流落途中丢失了“聚”，也丢失了自己不凡的身世。

如今，西城村生活的依旧是汉代延续下来的子孙。

我见一位挑箩筐的汉子走来，迎上前说：“你们刘姓人曾经做过汉代的皇帝。”

汉子盯着我的脸说：“我的先人是李世民。”

我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。他姓李，李姓又是什么时候迁来的呢？

我冲着对方的背影喊过去：“你们西城村还有姓啥人家的后代？”

他甩过话来：“百家姓人家。”

调换了一下肩，一条扁担压腰叠肚地软下弹得欢快。

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，他让我看到了有文化人的贫嘴。

沧海桑田已覆盖了记忆。新的人群已经诞生了新的历史。祖先在历史的深处。

庐江之美

□ 洪 放



江上群帆（局部） 齐白石

三冲与苏河

刚刚落过的雨滴，还挂在草木之上。而冲里的流水声，也已从落雨时的奔腾喧嚣，婉转成了民歌式的低唱。金冲、林冲、徐冲，三条从高山山岩石间缓慢而下的流水，出了冲，便汇成了马槽河。河名马槽，是应该有典故的。要么是形似马槽，要么是古来曾在此清洗马槽。如今，马槽河的水蜿蜒出山，流过庐江的大块土地，最后进入巢湖。由此，三冲也成了巢湖的一个重要的源头。刚才的阵雨，将“巢源”的石冲洗得清亮。而在不远处，山上云雾笼罩，草木葳蕤。近处，冲里人家门前的小菜正葱绿可爱，辣椒竖着小小丫头般的朝天小瓣，茄子正值少年，眉宇间有些羞涩，而西红柿开始由青转红，生动饱满，还含着鲜翠欲滴的爱情。

当然还得有人烟。

人烟就在冲里的那些二层小楼里，在门前雨后才拿出来晾晒的衣襟之上，就在那坐在门口竹椅上看着远山的老人的目光里，在和着冲水不时飘来却难以看见说话人的话语里。

人烟还在冲里那些来来往往如同候鸟一般的人们的烟火上、袖子里，在夜晚山上传来的各种小兽的叫声之中。人烟将三冲滋润成了一幅绝好的风俗画。那画里，走动的人，个个都有如冲水般的洁净；鸣叫着的鸟，只只都有如流泉般的清澈。三冲，人们把这里的日子过得风清气淡，却又如山上的草木、冲里的流水，都是自然的样子，都是天地的样子，都是我们心中所期望的样子。

我们在三冲行走。那些雨滴早已从草木上掉落。而抬头，东北的群山，据说藏着无限的传说。我甚至想捡一个日子，进去去看看那些荒湮的寺庙，看看千年的老树，看看古寨、古

道。然后，黄昏之时回到冲里，在人烟之中，温一壶酒，听两三句山间小调。

而与三冲相距不远，在庐江城边，另外一条河——苏河，却呈现了别一种风貌。它被亭台、绿化带、台阶、小桥所修饰，它接纳风筝、游人、跑步者、垂钓者。但令我欣喜的也就在这条苏河之上——一个渔夫坐在狭小的鱼盆里，一手划动短桨，一手收拢鱼网。我们看见一条条银白的小鱼跃出水面，甚至有大个头的，它跃出的银白的身姿，成了苏河这漫长诗句中最清亮的一行……

周瑜与小乔巷

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典故。想那战戈纷飞、诸侯争雄的三国年代，如此深情且婉转的爱情，怎能不让人心动？而现在，我就站在传说中小乔巷。一低眉，仿佛就能看见小乔那抚琴的纤指，正划过三国时代的浩瀚长空。而在长空之上，潇洒周郎，正在运筹帷幄的战事间隙，凝视着那琴、那指、那人，倾听着那曲、那感叹、那吟哦……

庐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。而所有的故事中，周瑜的故事最大。

周瑜故事之大，大在他参与、经略，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，大在他忠勇、智慧、纵横捭阖，大在他风流倜傥，最后却又不得不成为悲剧中的一脉长叹。

小乔巷里，花草正盛。这是我多年来看过的最美的小巷，也是最有文化意味与故事的小巷。巷时宽时窄，因势而为。有关周瑜与小乔的故事，藏在花墙之上，长在青竹之中，镌在灵石石的通透里。走在巷中，遥想当年周郎自战场归来，进得巷口，刚下马，即大声呼唤：“小乔，我回来也！”

而那边，仅咫尺，小巷的转角，便是小乔那梨花般的身姿与含在花蕾里的浅笑。小乔在心里答着：“将军，小乔在这！”可是，她的唇边无语。只等将军站在面前，整条小巷就只有他们了。

我们在小乔巷里细数着静静绽放的花朵，甚至，在那块立在传说中的周瑜墓上的灵石石前，开始倾听——历史需要倾听，需要沉静地倾听。我们听见了过往的年代，听见了江水浩大，听见了万古功名皆尘土，听见了千古风流唯此巷。

小乔巷虽曰巷，却并不隐晦曲折。它就不施粉黛地站立在县城的中心区域。巷子两旁，是高大密集的民居区。俗世生活的烟火气息，漫染着小乔巷里的一草一木，当然，经由秘而不宣的时光隧道，它们也一定会漫染上大将军的目光、漫染上小乔的纤指，漫染上那注定会有误又注定会被周郎一再顾盼的琴声。

往古与现代的交融，在这庐江城里，厚重而贴切，犹如天成。

冶父山与禅寺

山不在高，也不在大，而在有风景、有故事、有文化。庐江城西的冶父山，就是一座小山，可是，此山是欧冶子冶铁铸剑的地方，那就是有故事有文化的地方。所以，从山脚向山上一望，也森然有古气。而从山上望向山脚，人间灯火，百里长河，更是衬托出此山的卓萃。

冶父山上的步道相对平缓，道旁的草木大都平常。然而，想着古来的冶铁火星，想着铸剑寒光，就由不得不驻足看这道旁的一切。风静，草静，木静，但有蝉鸣。看着，想着，古意更甚。一闭眼，仿佛能见着山上散布的冶炼炉子，那古铜面颊之人，或许就是欧冶子，又或者只是众多冶铁者中的一员。他们都消逝在铁的漆黑里。如今，据说一落大雨，山上仍有生铁的气味。那是被锻入了时间深处、已成为这座江北小山骨格的铁的气味啊！

山上有伏虎寺。不入。下山却去了实际禅寺。寺里上午刚刚做了一场宏大的法事，接下来是布斋。黄色的寺墙，青色的僧人衣着，正当头的明晃晃的太阳，将禅寺照得透明。因之也越发地实际了。我更加佩服这取寺名之人，那一定是真正的得道者。

素斋的美，在于简约，自然，诚恳。所谓简约，是完全地摒除了华丽；所谓自然，是一切都来自于寺内僧众和居士们的贡献；所谓诚恳，那是食者的态度。蔬菜、葫芦、青菜、豆腐、青椒、芽菜，家常，平和，却可口。尤其是老南瓜，香，甜，使我想起年少时每年冬天家中贮存的那些南瓜，南瓜皮上生着一层细粉，长着很粗朴的皱纹。管理素斋的都是前来帮忙的居士，他们向我们推荐切好的西瓜，说这都是寺里自己种下的。我们都吃了。果然，这西瓜的甘甜，让人放心与回味。

庐江一地，还有很多的古寺。据说有些寺里有上千年的大树。实际禅寺里也有些树，但年头不可考。我沿着寺墙转转。一个年少的僧人，着明黄的僧衣，在墙角那边挑水浇菜。他浇的是茄子，已经挂了花。我说：“快了。”他答道：“是快了。”

再无语。他浇他的茄子，我回到寺门前。想起岱鳌山上也有一座大寺。名字不记得了。我们来时，那山正罩在云雾里。我们站在远处等着云雾散尽，然后那大寺便显现出来，长龙似的，直倚在山顶。而它的西北坡，却是一大片陡峭的悬崖。在江北庐江的地貌中，如此陡峭的悬崖极其少见。于是，便想到“飞来”二字。想到这二字，便又想到雁塘。那里飞来飞去的雁，是否也曾经过冶父山、经过实际禅寺，成为这庐江之美的串连者？